

醉里

罗黑芷 著

胡胖子请客

这是胡胖请客的事，事情却已经过去许久了。但是现在他想起那一种景象还有点恋恋不舍。

胡胖从前的人生观是很小心的。一个月十个银元的收入，一个喜欢在枕头边施教训的妻子，两个顽皮到要鞭答才能制伏的男孩子，和一碗酸青菜两碗水豆腐做早餐的下饭，便是制造这种小心的人生观的材料。但是境遇和他相同而人生观恰在正反面的人也颇不少，这便是他的高明处。

近两年来他却不同了。他每逢走过洋货店就要进去看有什么可买的東西没有；看见了熟食店就要和那店主人讲一回小小的生意，结果，一个裹着烧猪肉的枯荷叶包便挂在他的左手食指上摇摆着而出店来了，又每逢他走过热闹的市场听见街旁高楼上的胡琴声和女人的歌声，虽然不好意思混在那排立街边石阶上仰着头去望那楼上的幸福的一群闲棍中间去偷瞧，他的一颗历来很谨慎的心总不免要动一下；他有喝三斤西汾酒的本领，每从朋友或亲戚的家里归来，他那灰色的肥脸上常浮出一种从心底钻出来的迷迷的笑容，这笑容里就有胡琴声和女人歌声的影子，而这个影子就很足以使他完全忘记八九年前的生活的苦味。

他现在抱着很大的希望来生活了；虽然孩子数目由二增加到六，虽然近来每月的收入由十元变成了四十元，他总觉得这人世间确有多量的幸福在内。他说：“清蒸一

只大的肥鸭子加上些磨菇和清笋，还要一瓶上等的酒，也还快乐，也还快乐。”但是有时他又深深地叹息道：

“金钱确是好东西呵！我就是对于这个东西要紧得很！我要得幸福么？幸福就是他！”

所以他穿着精致的衣服，喝着上等的酒，吃着肥腻的食物的时候，那细细的眼睛里眸神一闪总要联想到金钱上去，这不免要使他有一二分钟的不怡然；但是他也常常感觉一种不满足，以为人世间多量的幸福他只尝得一滴呵！于是发生他请客的事。

他从前的请客，常用一封口气非常平常的信，说“……明日午后乞拨冗到舍下一谈……；”或是当面向着那个人说“先生，明日午间得闲么？……没有什么，……不过是便饭；……”跟着便是咳咳的笑声了。但是一餐便饭也得要和他的妻子费一番转折，不然，便饭是不容易吃的。

然而近年来他之对于这一件事却又不同了，他知道这方城十里内的士绅们爱一种费去了人类几许心血所图案出来而有鲜美花纹的请客片；他因为这是万物始茂的春天第一次的请客，又因为恭敬和体面的原故，但是实在是因为自己的幸福之热烈地在要求试验，所以他选用了一张蔚蓝地粉红花的客单，外加一个朱红金图样的请客片，分送给被邀请的客人；他的客单上列着三十几名煌煌的姓氏。

“将有一个理想的热闹的宴会快出现了。”他前三天就抱着这样一个大的热望等候着。

他在这三天里得闲暇的时候，便把他肥大的身躯躺倒在办公室中一张藤卧椅上，在他的想象中细细地去描画未来的快乐。

“那个酒楼也还不算坏，也轩敞，也华丽，有宽大的

庭园，园中有山水，也有花木，我在那里吃过别人多次的酒；第二层楼上的第一号厅堂要算是最好最宽大；里面的陈设很华丽，有外国式的桌椅，有高的穿衣镜，在夜里电灯的光下更是令人心旷神怡。

“这间厅房的外面就是宽的走廊，扶住阑干可以俯看庭园内的小景致；假如我搬一张卧椅来躺在这阑干边，望见一个一个的熟识面孔从走廊弯角处现了出来，一步一步地移近了我的面前不远的地方，便笑嘻嘻地向我拱手说，‘对不起，到迟了，’我便怎样呢？”

“我便赶快站起身，也抢一步向前，还他们一个拱手礼，说‘今天对不起；’这真是好笑，我请他们来快活，我有什么对他们不起？然而我总是听见旁人这样地说，我也便这样地说罢。

“客都来了。中间有徐老大，他是个好叫局的大少爷，还有庞五也是个晓得寻快乐的阔子弟；这真好笑，年纪轻轻的人怎么都爱玩这个把戏？于是乎有徐八老爷，还有王家的几位令郎，听说也是惯会闹花酒的好手；哈哈！有了他们更有趣了！”

“哦！东门正街的赖先生我也得补个请客片去，前次我曾多谢了他的酒；那教员施先生和校长仇先生必是来的；但是他们知道我请的这些客里面有……那也不妨事；这些人中间只有吴董事帮助我的地方不少，这人的脾味也还同我合得上，这次我要多敬他几杯酒。

“于是在电灯光下许多的人就吃喝起来了；定了猜拳的酒令，大家呼喊起来了，‘八马！’‘五魁！’喊‘八马’的只伸两个指头，他输了；喝酒！喝酒！真爽快！于是热辣辣的脸上都有了些意思了；有胡子的嘴巴都油光光的了；于是——于是大家便乱喊着叫姑娘来，喊闹得最利害

的必定是庞五和徐大；我自己呢？——一大围的客，一面喝着喷香的酒，嘴里鼓着肥美的肉，醉昏了的眼球时时转动着去偷瞧厅堂的门口。哈哈！来了！哈哈！宝贝来了！……”

他的想象中的快活与幸福竟已实现了。那楼上大厅房里，在温暖的春夜八点钟前三分二十秒的一忽间，开始卷开了那隔着的一层帷幕；你看！那温热糊涂的肉气酒气飞腾在雪亮的电灯光里非常地快活着；许多粗的锐的高的低的声嘈杂着；许多被酒灌赤了的脸在高高矮矮的肩头上动摇着；许多大的小的眼睛都迷迷地笑着；许多歪的斜的口都张开着的时候，只见外面进来了一个青衣的中年男子，手里提着一个旧黑色长形的布袋，很不讲礼让地就在门边一只凳上坐了下去，接连一个全身黑衣的女人出现在门内三五步的地方亭亭地立住了。

“胡三老爷的局到了！”厅堂门口黑鸦鸦地挤着向里面望的许多张着嘴的面孔中间，有一个黧黑的脸挤了进来，这样地高声喊着。

此时正值那些在杯盘狼藉浆汁淋漓的四大圆桌边围坐着的人类，一半都乱动起来了；有的立刻围拢伊的身旁嚷着：

“哈……胡三的宝贝！请这里坐，请这里坐！”

一个精细瘦小的人物走来拉着这宝贝放在火炉边按伊坐下。这个人物平日的生活是很像那恃赖可怜的小飞虫为活命资料的屋角下的蜘蛛；他抓住一个弱小的生物时，任他若何乞怜，也必待将他身内的生机吮完了，拿脚爪一拨，才放了他去，但是那小东西已经是个死的了；他又像造币厂中的轧小铜元的机械，每次听见一个铜元锵然落了下地，更自己安慰着“这又是一个成功了；”他的人生的

见解是如某种艺术家之为艺术而乐艺术，所以他眼中看见坐在火炉旁那人所称为他的宝贝的伊，也不过是在交际场中发展他的艺术的一种器具，这同母兄弟的胡三老爷在这一点上便与他的哥子胡胖相反了。

当我们的胡胖看见这厅内躡进了一个女人，他脸上的精神顿时光耀四射；因为刚才自他看见桌上一盘一盘的精肴，一杯一杯的旨酒，就是这样无代价消灭了去，这种刺激是很容易令他惘然的；然而此时他突然忘记了这么一回事，他觉得人人的心里和他自己一样受了电力的吸引了。

冷不防一声柔而哀的丝音随着肉的喉管里颤动出来的尖锐的歌声一发，我们的胡胖便左手执壶，右手把盏，满满斟起来一大杯酒，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逼着他向本座上的客说道：

“对不起——莫要笑话——我是胡为的——难逢的机会——请干一杯罢！”

他情不自禁地自己喝了六七杯，便拿起酒壶到那些客人前闹酒去了。因为这座上的人除去三个客已离了坐位在那处和着混闹，只剩下一个四十多岁有翘角须红面的教员，一个有鹰鼻子宽头额和卷曲头发的校长，一个全身都是道德包着的胖律师，还有一个有了两个媳妇三个孙子的肥头肥脑的细眼睛的老太爷，却都也一声不响地情愿去做那歌声的忠顺的奴隶。

那歌声故意地缓慢，又故意地急促；故意地飘扬，又故意地沉重；那声音里好像有很秘密很哀痛很不自由的许多历史在内，想要告诉你这多情的人，然而却被那边桌上的高谈声笑声和胡胖与人猜拳行令的怪叫声压了下去；那歌声越细越微，到了听不见的地步了而于是划然终坠的时候，满厅中恰起了一阵哄然的声音，在那声音里现出了一

个宽颧骨低鼻子的黄色粉脸，一个娇小十三四岁的女孩，和一个长脸长袍的中年妇人。

胡胖立时忙起来了，他弯着粗大的腰，缩着肥的颈脖，张开两只直角形的臂膀，很亲昵地但又很卑顺地逼迫那副黄色粉脸的主人翁教伊扭起那肥大的臀部到炕上去坐的时候，那粉脸底下的厚嘴唇皮向左边一歪，撑开了一角而露出半个森黄的金牙齿，齿缝间立时嗤地一下喷出一线含有唾沫的气落在胡胖那副被酒染红的灰色肥脸上，于是只见一只大手向肥脸上一抹，口里吃吃地道：

“谢赏！谢赏！”

而一群人便野兽般怪叫起“好”来了；只有那教员，那校长，和那律师，总是迷迷地觑着面前的酒杯，羹匙，和食箸。他们似乎正在想着这个地方真不好，但是转到良心上去寻觅，又寻不出那不好的东西在什么所在。

于是那许多肉的喉管和着乱杂的粗厉的胡琴声登时嘈嘈地一齐并作。那小的女孩子的嘴皮微微上下波动，好像是在那儿唱什么东西。那金的牙齿噙着一根纸烟卷，吐出来的烟云散开去了，重现出那厚而歪的嘴唇的时候，那口也张开了，也好像在那儿唱什么东西。只有那受过庞五、徐大和胡三等人在众客中赞扬伊为善歌的那个长脸长袍的女人，此时坐在教员和律师的中间自己悠悠地拉着胡琴；伊的长而灰白的脸上两只薄晕的眸子在唱到得意的时候便闭合了，手里的胡琴更加劲地透出悠然而颤抖的声音，一个整个的女人此时完全变成了一个活动的石膏模型。只见伊的脖项直着，胸腰挺着，张大的口动起来画成种种变化的圆形；那震人耳膜的锐声就是从那不规则的圆形中流放了出来的。

“这是一个有灵魂的东西么？”有一个好思索的客这样

地自己问着。

弦声歌声停住了，伊的弦声歌声也停住了。伊直着两只薄晕的眸子瞧着空中，好像环绕伊周围的这些灿烂的电灯光，耀目的陈设，醉人的酒芬，和许多喧闹着的高矮美丑的男子，都与伊的眼耳鼻和身上的肉完全不生反应；伊在空中瞧见的只有圆圆的金钱！但是伊眼中所见的那金钱和我们胡胖眼中的这金钱却是两样。胡胖的金钱是把来买幸福的，而伊的金钱却是和驴马眼中的一大包给他们负在背脊上的东西一样。

弦声歌声停住了。我们的胡胖很忙碌地两手捧着许多的烟卷，弯着肥大的腰，荷荷地又送了一根到那低鼻子黄色粉脸的面前。人众的笑声谈话声，和女人受了拧脸摸腿的戏谑而惊呼咒骂的声音，立刻使这厅中的空气与光景又变了一番气象了。

在这样的中间，胡胖正忙着又巡回到吴董事的面前。吴董事正和赖先生谈着善堂经费的困难，社会状况的衰颓，和目下一般青年的道德堕落，满脸正充布了悲天悯人的神气；不防一大杯满满的酒已到了他的鼻子底下。他赶忙站起来很恭敬地说，多扰了，不能再领了，“但是你足下的酒也是很难拒绝的呵！”便骨都地拿这杯酒流了下肚去，立刻又把自己面前的一杯斟满了，仍继续他的谈话。

此时又新来了二三个歌伎，众人见了其中的一个，便又哄然叫绝：

“哈哈！……徐八老爷的宝贝也来了！”

这位老人家坐在那教员的对面，装出若无其事的态度；他的平稳的眼光四处游移着，很想说“这是年轻人的把戏，我们已经是老年人了，你们还开什么玩笑？”但是这句话刚爬出了他的喉管，却又被那娇滴滴的一声“老爷

……”软化了滚了进去。你坐在他的侧旁，很可以偷瞧见那老猾的目光有点昏眊而在他微温的笑容里停住不动了。而此时我们的吴董事也不觉停住话头，拿他的视线从一双细缝的眼睑里飞了过来射在这可爱的女人身上。他眼中看见的是一个装饰在玄色白花边的衣裳中的苗条的腰肢，短袖边露出来的嫩白的手臂，被灿烂的金链环绕着的柔细的颈项，两道修眉，一双玲珑巧笑的眼睛，和一个小的正直的美观的鼻子。他慢慢端起来的酒杯刚到唇边又不觉随手放下去了；他的两块微微浮肿的眼皮内有两个小圆球动得很迟钝；他似乎正在感觉困难；他耳边仿佛听见那寻他继续谈话的声音；他如在梦中答应道：

“是的——本年的善堂经费么？有着落，有着落，……”

一阵哈哈大笑的声音把他震清醒了；他大概喝醉了；他也没有刚才那样谈吐的锋利了。然而我们的胡胖到底还是始终不懈怠的英雄：他能喝酒，他能爱那低鼻子的黄色粉脸，他能鼓励宾客们的欢乐，一直到酒冷了，灯昏了，人倦了的时候！

但是第二日他逢着昨夜的朋友们便很快快地说：

“昨天真是胡闹，很对人不起。”

这似乎他又在忏悔了。

出 家

你知道更生出家的事么？说起来也教人伤心。你想：一个人活在世间上，至少早茶饼干是少不得的；其次一双乌黑晶亮的女人眼睛也应该是他所有物的一部分，不然则这样的长天永昼一刻也不容易挨过。于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人们便整日一事不干，单坐着思索，思索的结果便半夜里坐在被褥上大哭起来了。

我曾常常在半夜里被这种哭声惊醒；初次听得真教我凄惶不堪。你想：那时是冬天的夜半，全屋中的人都睡沉了，外面的空气冷得仿佛冻哑了一般；在这样的岑寂里只有大哭的声音和眼泪。原因是什么，也无从追问；我只听见哭声，哭声一完，那床板便戛戛作响；大约他重新钻进被窝里去睡了。这样，我在半夜被这种声浪惊醒不止一次，随后我便感到这声音的可厌，但是因为他和我们同住在这一个房里，这便成了没法子的事了。

我记得：这是那年的六月，不错的，这正是六月。那天黄昏时，月亮早成了半边金色的圆形，从那渐次淡下去的黯然苍幽的空中现了出来，悬在那灰色屋脊的上面。我和一位来客杨不屈先生坐在宽大的院中纳凉，我们的肚皮是饱饱地衬满着的，便在闲谈中说起他——就是更生——已经三夜不曾在这寓所里歇宿的事，他乡间的母亲曾专信来要他回去看望的事，和他近来因为一件什么事情亏欠了四十元债务的事。杨先生躺在一张藤椅上，照例地把一条

长而瘦的脚翘起放在椅子扶手的一边，用他的一根指头狠命地挖掘着那高鼻子的两个大窟窿，又把他的脊梁在那椅背上不安贴地擦动着：“唔？他回家去了么？……那负债的话大约不真实罢？”

就在那晚间，一个邮差从外面送来了一封信，这信便是更生写的；几句简单的话的末尾，便是：“我瞧不起这个世界，我要做和尚去了。”杨先生从椅子上爬到我这边来，伸出半个脑袋在这一叶信笺的侧旁，读着读着，似乎吃了一惊，因为他叹息说：“可怜的更生呵！”但是我回想起更生那副在半夜里大哭的死灰色长面孔上，簇紧两道粗黑的眉毛，张开一个荷荷地哭着的大口，竟扰得我撑开一双白眼望着窗牖的玻璃上慢慢发了青光，这真是多么可厌的一个回忆！做和尚的消息，和那半夜的哭声，相差也不很远吧？我只是这样想着，竟不曾回答杨先生的提议：“去寻找他。”

第二日晚间，我被杨先生拖出大门外，一直向一处地方奔去。说是奔去，也不过是被杨先生拖挽着急急地走去。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去见一位要做和尚的人；即使和尚的一件灰色缁衣也常令我见着便从心中长出烦恼来。并且说去寻找一个做和尚的人，我们便应该到那层峦叠嶂绿云深锁的山中，或者那荒郊乱野炊烟零落的古刹；这由杨先生忖定而在光辉交映车马阗咽的街市侧旁的一间房里，竟可以寻出一个和尚来么？而且这房里的墙壁上，我知道有一幅耶稣临刑的圣像。我们走进了那楼上的房间，瞧见内里空无一人，只留下室中悬着的一盏绿绢罩着的电灯，在这样焦热的晚间，放出冷冷的光线在一切家具和陈设上。那里面更有一间房现在正敞开对着我们的面前；这里住的几个耶稣的弟子，照例常在晚饭后在这儿拉胡琴忏悔罪恶

的，此刻大约正在间壁楼下的木板房子内做晚祷，他们不在这房里了。我们站在房门口，知道那里面并没有一个人。我移动脚步刚待退去，忽然一个长叹的声音从里面那间房内慢慢地流了出来！在我瞪目惊诧的俄顷间，我所听得的这叹息却正是那曾经荷荷大哭过的口里吐出来的；我的朋友，这个我听得清楚，明白，不错。因为我是来寻找一个和尚的，而这个和尚却正是那在冬天夜半坐在被褥上大哭的人；说这样的人做了和尚；不如说我们在早晨看见的一个活生生的男子到晚间便紧密地被覆盖在一口棺材里了；与其说我们来寻访一个人，不如说我们正战兢兢地等候和一个幽灵相见。

杨先生拖挽着我走进里面那间房内去。噫！他正坐在那儿，正坐在那床沿上，双手捧着一个短发蓬蓬的脑袋，在那儿思想着什么，在那儿思想着什么！他听得我们的脚步声，便从那双手里慢慢抬起他的头来。恹恹的脸色和惘惘然的眸子，——这一定是做和尚的决心表现了！我们赶忙跑过去牵住他的手，坐下在他的身旁，很亲热地问他人好，问他为什么不回转到我们的寓所去，问他心里有什么难解决的事，他老不开口。杨先生是一个口拙的人，急起来便只晓得用指头挖鼻孔，或者“唔？唔？”偏着他的长脑袋。这时候我不由自己不向这可怜的要做法师的人多说话了；我不厌恶他的现在，也不回忆到他那曾令我不愉快的过去；他是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活活的青年人，我不能眼睁睁地望着他自己躺进棺材内去，而且给他自己合上了盖板。我说：

“你听呀！朋友，人世间原来什么也不曾有，也没有，也不会有。望穿了那幽深黯渺的空间，也寻不出这生命的究竟；任什么都是浮着的，——发光的，有色的，有声

的，有形体的，——呆着的，动着的，和来往飘忽的，——什么也被你捉拿不着。你思想了，你探索了，你叹息了，你悲伤了，最后你竟大哭了；然而你为什么不狂叫呢？不喜乐呢？不大笑呢？你经过了哲想的前段过程，而你竟不能在这样的世界上给自己添上一个新的生命么？朋友，你要创造生命，你要创造世界，在这个生灭无常的现象之中。你是一个聪明人呀！”

我一口气将这话说完了，他的垂着的头依然是垂着的，他的闭着的嘴依然是闭着的，他老不说话。停一会儿，我们的心的激动轻飘飘地从脑袋里滑去了；房中沉闷的空气使我们感到不愉快；冷寂的情形使我们感到淡寞。于是我最后向他说：“你可以同我们一道回去么？”说着，我立了起来，杨先生也呆呆地随着我立了起来。我们告辞时，他送我们到房门口便止了步。然而他说话了，他低声说：“我很感谢你们的厚意，尤其是魏君的厚意。”

杨先生踌躇了一会儿便仿佛用了挣扎的力量似的向他说：“明晚是十三的夜。我的家里楼廊边的月台上很清静，我们是朋友，我们可以在那儿看一回月，并且因为——你愿意来么？”

读者们，以上的话都是我的朋友魏植君向我谈道的。他歇了一歇，伸一伸眉头，便又接着说：

那夜的月色真清朗呀！虽在六月的中旬。东边的天空没有一点云彩；从那楼廊望出去，只见在我们面前平展开去的重重叠叠的屋脊，墙头，电线杆子的尖颠，纵横的电线，和那一处两处从人家庭院里伸出头来的树叶的黑团，由一日焦热的阳光中挨延到此刻尽被那光亮亮的月色挥洒着；在近处的容易分辨它们的阴影，在远方的越瞧越模糊，直到末了你的眼睛也看痛了，竟分别不真那一片昏茫

茫究是人间的世界，还是死神的国土。我们面前小桌上摆了三个高的玻璃杯，几瓶柠檬水，和一壶绍兴酒，两个白磁盘子里高高地堆满着水果和饼干。月光落在这些东西上面，仿佛教它们活了一般，反射出许多钝的锐的眼睛望着我们说：“我们的世界快消灭了，你们的呢？”

我们的谈话决不是从前的情形，——热哄哄的笑和火杂杂的闹。一个阴影侵蚀了我们的心的。果然那些饼干，果子，酒，和柠檬水。渐渐消灭了；我们的倦怠也渐渐拓大，直至它展开翅子将我们三个人完全覆盖起来。凉气和地上蒸发到空中的余热变成了几团板滞的白云球；一团厚点的慢慢从东南方移过来，恰恰遮住了那月轮。此时他们两人的颜面和衣衫都变成仿佛梦里所见的一般，黯澹而阴郁。我的心里难受，我便起身先告辞去了。

我告诉你，朋友，从那冬天半夜里听见哭声起直到近来的我对于更生的厌恶，为着这几日的印象竟完全变成了一种广大的同情，我的思想几乎被这东西改换方向了。

十天过去了，更生从那夜起不见踪影了。关于他的消息沉寂了。我对于他的悬念也渐渐忘去了，时间却还是六月。

然而一个雨天的第二日清晨，先夜便在我这寓所里歇了不曾回去的杨先生，手里捧着一张日报躺在那廊檐的藤椅上读着。我正在房里窗前书桌边治事，偶然隔窗望去，瞧见一个赤脚的人，胁下挟着一柄绿油雨伞，褪色的白洋纱长衫卷起一半围揣在腰间，大踏步笑嘻嘻地从院中急走过来。这不是那不见踪影的更生么？我骇然地望着他走到杨先生的椅背后，翘起一只烂泥敷满了的腿在他的头顶上跨过来跨过去地绕圈儿玩耍，口里说着，正是他往日快活时候的声音：“老杨！你看报吗？请你吃一条火腿！四十

块钱还清了，一条火腿！……我现在比你们阔啦！一条火腿！”几滴泥浆落在杨先生的高鼻头上，看去他仿佛竟成了戏台上的一个花鼻子小丑呆呆地坐在那儿。

要做和尚的更生回来了，朋友。

医 生

当我们平时谈笑中偶然提出一个没有见过的人物在眼前，我们头脑里便会要发生种种的推测，和由这些推测得来的一个模糊的概念。原来我们想及一个商人时，我们每常舍弃那在大街小巷喊卖零碎食物给旁人吃而自己却已饿废了的小贩子，而一定要联想到一个有肥颈项短腿子和凸而圆的大肚子的阔老板；所以我们想象着某一种人，每易于在他的阶级里去寻找出一个极鲜明的代表。于是一个医生的头颅当然必是（我们这样想）一个科学家的，他的一双眼睛当然必是一个哲学家的，他的嘴唇（不限定上面有两撇德国式的髭须）当然必是一个紧紧合着与不轻易因微笑而颤动的，而他那拉长了的面貌，他那不多说的言语，他那慎重而坚稳的一举一动，总而言之，他的态度当然必是安详、冷静而严肃的。喂！朋友，这个便错了。

这里便有一个漂亮的壮年绅士，至少也和一般未婚的青年人一样，喜欢穿有漂亮颜色的衣服，喜欢在镜子里审察他的丰神有没有那种教女人看了而会发生爱情的力量，喜欢用手时时去抚弄他的用香胶润光了的头发，尤喜欢（当他偶然曾瞧见他的熟人在某处和一个妇女同行）直接向那个朋友或间接向旁人去打听——详细地打听她和那个朋友的关系；假若不幸她竟是那个朋友的夫人，他一定便会在下一次遇见他时又赞叹又忸怩地说：“你真是有幸福呵！”假若她是那人的妹子，他问的时候一定要令他的神

经更紧张一些；更假若她是那人的朋友，他此刻的目光简直不知要如何告诉你：他心中不可告人的苦恼。这只是羡慕的苦恼，因为他的眼睛不望着你而只跟着他的脚步在地板上旋回了。所以他在和我相处的六个月中间，曾经有时伸出那细而长的颈项，张开那薄肉而掀起的嘴唇，眯着那凹陷于颧骨上方眼眶中的灰黑的眸子，向着我用那超然物外的诗人的，同时又是拘囚于现实界的享乐者的心情和态度，来探询一件像刚才说过的那样的事情。你须知道：这绅士却是一个医生！

“这也算不了一回事。”一天晚上他坐在我房里谈了许多话以后向我说。“这是很无味的。我已经是将近四十的人了。结婚不结婚又算得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我记得十年前和十年后的现在中间也经过了几桩有趣的事情。先生，我不知曾向你说过没有？在奉天一位——同学家里，我曾经快活地住了八天，其中最后一天是我特意补足的。我和他的友谊在世界上是最亲密的了，所以在他家里吃饭，谈天，或在外边散步，都少不了一位姑娘（他的一个十七岁的令侄女）和他的两个玲珑的小孩做伴侣。常时我们吃着饭，吃着饭，我那耳旁总听见这位姑娘的偷偷的笑，和忍住的笑。有一次她坐在我的左边角上，她的脚尖在桌子底下无意地旋过来碰着我的脚背。你以为我便怎样？我的脚便不动了。我也无心去嚼我口里的菜和饭。我想在这个时候定要仔细看看她的脸色，但是，先生，这是我朋友的侄女呀！然而我的眼睛竟不服从‘这是我朋友的侄女呀！’这样的恐吓，不期然而然地恰和她的一双乌黑的瞳人在一秒之刹那间竟相视而莫逆于心了。先生，那时我虽是一个二十八九岁不算顶漂亮的青年，到了那天晚上——就是我要动身往上海的前一夜——独自在我那好朋友的房